

马特拉齐在这里或许更安全

足球王国的“疯人”足球队

■韩小妮



嘉比安队球员：卡罗、马里奥、基里诺、桑德罗、瓦莱里奥(从左到右)

Julian Athos Caggiano 本版图片

“精神病人足球队”联赛冠军

运动疗法一直被认为有助于治疗创伤后压力心理障碍症、健忘症、甚至害羞等，而意大利的医生们又更进了一步，将“足球疗法”应用在对精神分裂症、抑郁症、多重人格障碍、躁郁症等精神疾病的治疗中。1993年，精神病医生马罗·拉法里组建了嘉比安足球队，至今已经救治了80多名精神病人。他认为，服药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重新融入社会对病人来说也非常重要。特别是在意大利这样一个为足球而疯狂的国度，踢球就像吃匹萨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因此足球还能消除人们对精神病人的歧视。

每个星期，嘉比安队都会去罗马郊外的一个足球场训练两次。他们的教练曾是意大利乙级足球俱乐部的球员。训练内容和专业队伍非常相似，包括体能、技巧和战术训练。刚开始，拉法里随便安排什么时候训练都可以。可是随着越来越多的队员重返工作，他不得不考虑每个队员的作息来安排训练时间。

队员卢卡·阿内曾是一名会计师，当他患上忧郁症时，整个生活“失去了控制”。但加入球队后，他重新找到了保安的工作。现在他已经有美满的家庭，成为4个孩子的父亲。贝内代托·基里诺是一名心理学专业毕业生，患上精神分裂后，他时常受头脑中声音的困扰。后来，他成为一名右边卫。“当我在足球场上奔跑的时候，头脑中的声音就消失了，我的对手不再存在于我的体内，他们就在球场上，我可以击败他们。”他说。

自从嘉比安队成立以后，意大利各地的精神病医师也纷纷仿效成立了足球队。目前，意大利一共有

50支“精神病人足球队”，600名患者接受了由公共医疗服务机构组织的足球康复治疗活动。不过论成绩，嘉比安队还是“老大哥”，他们赢得了2006年意大利“精神病人足球队”联赛的冠军。现在，他们正尝试联系国外类似的球队，筹备开展国际巡回赛。

“为足球而疯狂”

今年1月16日，一部名为《为足球而疯狂》(Matti per il Calcio)的记录片在米兰首映了，记录的正是嘉比安队的球员们通过运动疗法与精神疾病做斗争的故事。片子的导演沃尔夫戈·迪比亚斯今年35岁，拍过许多小电影和记录片，还写过一些电影剧本。编剧和制片人弗朗西斯科·特伦托现年34岁，是一名作家和编剧。他在意大利国家作家足球俱乐部“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踢球，是去年作家足球联赛——被特伦托托称为“作家的世界杯”——的最佳球员。他们俩在年少时就成了好朋友，都是为足球而疯狂的人。

特伦托告诉《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他们之所以会注意到嘉比安队，是因为他们的朋友、同样致力于“足球疗法”的桑托·鲁洛医生提到了这支球队。他们最初的想法是去看看拉法里的工作，和球队待上几天，然后写个类似于《光猪六壮士》的喜剧剧本找人来演。可是到那里面后他们改变主意了。他们回忆道：“拉法里向队员介绍了我们，然后我们直接开始和他们踢球。由基里诺先踢，他开始运球、传球——”

“我真喜欢运球”，他老是这么说——他有精神分裂症，会听到声音，并和‘他们’说话。所以他就在

右边一边运球，一边和自己说话。而另外一个大个子‘大马里奥’跑到中间对他吼道：“传球，基里诺，传球！”但基里诺还是不停地运球。而马里奥继续吼：“传！传到中间，吉利诺，传！把球传过来！”没用。基里诺还是运球、运球。到最后他发现自己已经到了球场的尽头，只好射门，但显然没有成功。当他回到球场中间，‘大马里奥’跑过来很生气地向他叫道：“你应该传球，基里诺，该死的你应该传球！”基里诺微笑着很友好地看着他，像表示投降那样张开手臂，说道：“来，马里奥，让我休息一下。我一整天都听到声音。所以如果再加上你的，也没用……”就在那个时候，迪比亚斯和我发现，写个剧本让别人来演简直不是浪费。我们不需要演员，他们本身就很棒。这就是我们决定拍记录片的原因。”

片子拍摄得并不顺利。迪比亚斯和特伦托本来找到了一个大制片商，但就在开拍前，对方退缩了，要求推迟拍摄，说：“不知道能投下多少钱。”“那很痛苦，我们回到家，感到很失落。我们坐在迪比亚斯的沙发上，沉默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我们笑了，大笑，看了看对方，说道：‘所以我们拿出了自己‘小猪储蓄罐’里的钱，开始拍摄。我们遇到了许多好人，音乐家们免费把他们的歌提供给我们，摄影师和编剧辛苦工作了8个月，对我们所承诺的报酬报以信任。”

最后，迪比亚斯和特伦托终于完成了记录片的拍摄，并成功地把记录片卖给了意大利国家电视台RAI，得以把报酬付给所有为帮助他们工作过的人们。他们为片子专门制作了网站(<http://www.mat->

tipericalcio.it)，不久前还在米兰获得了足球界颁发的“l'altropallone”奖，图拉姆、萨内蒂等人过去都曾获过这一殊荣。

他们并不一直都在发病

在记录片中，许多病人都能客观地谈论自己的病情，就好像那不是在他们自己。对此，鲁洛医生说：“每个人都必须明白有精神疾病的人并不是一直都在发病。”特伦托告诉记者：“片子拍完后，我作为志愿者留在了嘉比安足球队。他们的比赛是8对8的，一般是5名精神病人，1名精神病医生，1名男护士或医生，以及1名志愿者。在我和他们相处的3年里，我从来没有——我是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两个病人互相攻击。这非常意味深长，因为精神疾病总是和给社会带来危险这样的恶名联系在一起。你不会相信的，即使有人在球场上激烈争论或者一个人想要打另一个人，那也是发生在医生或男护士之间。我从没看到过病人争吵，或者只有一次——被拍进了记录片——那也是因为有一个男护士牵扯进来。”

足球这样的团体运动帮助每个队员融入到了社交中。鲁洛说，这在意大利、巴西这样的足球王国很有用。对美国人来说，篮球和棒球也有相同的作用。而对于女性精神病人，他们采用了保龄、排球、游泳等疗法。“在意大利有浓厚的保龄文化，它是一种可以让人融入到一起、集中精神的团体运动。”他说，“不过只有少数女性采用了运动疗法，我们一般会采用其他让她们融入社会的形式，比如音乐、美术、舞蹈等。”

关于马特拉齐的一切

■韩小妮



鲁洛医生

嘉比安足球队的鲁洛医生不久前发表了一份报告，分析去年世界杯决赛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一事。我们对此很感兴趣。

最近马特拉齐又被撞了。我们《星期日新闻晨报》的编辑部很关心他以后还会被撞吗？看起来那些球员们都很爱撞他的胸口。就此，我们趁此次采访之便询问了鲁洛医生关于马特拉齐的一些事情。

鲁洛医生看来也很关心职业球员的非正常心理。鲁洛医生在他那份报告里强调，正常人和精神病人在情绪刺激下都会有“疯狂”的行为。诊断的意义在于界定精神病的标准并不是对病人的处罚，而是对行为的描述。这些行为在精神病领域以外也很普遍，比如在球场上的。专业的精神科医生们对齐达内的诊断是“解离性附身症(Dissociative Trance disorders)”，也就是说他因为比赛的原因暂时被另一种意识所占据。而对于马特拉齐，鲁洛医生和他的同行们并不同情这个“可怜蛋”，鲁洛先生说，一个频繁成为攻击对象的人，或许有进攻方面的问题。但足球的规则对这种问题没有惩罚……

之后我们还询问了足球场上的另一帮“疯子”——英国的温布尔登足球队，他们被称作是“狂帮”，那帮家伙在球场上的举动让我们很难认为他们精神正常，那么职业球员里有没有精神不正常的呢？

很可惜，鲁洛医生没有听说过“狂帮”不过，他说他们所说的“狂”没有冒犯别人的意思。精神疾病不好，这是个需要面对的现实，对此无知是危险的。鲁洛医生还说自己知道德国国家队里有球员曾患抑郁症并入院治疗。看来，在足球专业知识方面鲁洛医生还有待加强，那个德国国家队球员叫代斯勒。



被足球拯救的“孤岛”

《星期日新闻晨报》连线意大利精神病医生和记录片制作人

■韩小妮

“为足球而疯狂”是个反歧视的名字

最近，沃尔夫戈·迪比亚斯正在拍摄自己的第一部主流电影。弗朗西斯科·特伦托和他电话交谈后，代表迪比亚斯和自己回答了《星期日新闻晨报》记者提出的问题。

星期日：这些球员都是病人，你们有没有担心过拍摄过程中会发生意外？做过这方面的准备吗？

特伦托：刚开始我们确实有些担心，那时真正和队员沟通还有些困难。但几天后球场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一起踢球的过程中我们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得以开始拍摄。后来我们就不担心了。因为我们是和拉法里医生一起工作，他帮助我们很好地和病人沟通，并处理各种状况。

关于我们的准备工作，有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刚开始那几天，我们提醒自己在口头语中过滤掉“你疯了”这句话。其实在罗马，这是使用率相当高的句子。当有人花了太多钱给你买生日礼物，你会说：“不，你疯了吗？”当有人迟到了很久，你会说：“嘿，你疯了吗？你知道现在几点了吗？”；当你走进球场，天气很糟，你感到很冷时，会对其他队员说：“你疯了吗？这里像是零下5度……”等等。但我们决定在拍摄时避免说这句话，以防冒犯到我们的“演员”。

我们来到球场的第一天，精神医生传球给中锋马里奥。球传得太远了，所以马里奥看着医生说：“你疯了吗？你把这叫作传球吗？”5分钟后开始下大雨，我们回到更衣室，但基里诺请守门员瓦莱里奥再多留几分钟，“让我罚几个球”，瓦莱里奥笑着对他说：“你疯了吗？”

选择足球，因为它是我们文化、回忆、童年的一部分

桑托·鲁洛医生也代表马罗·拉法里医生和自己回答了我们的提问。

星期日：球场可以让正常人变得不理智，比如你的同胞马特拉齐半年被人顶了两次，你们为什么还会选择这种疗法？

鲁洛：足球在欧洲——特别是意大利——不仅仅是一种运动，也是一种社交礼仪活动。意大利人对足球的兴趣非常强烈，很多人对那些球队“疯狂”。有时候他们的行为是疯狂的，有时候球员也表现得精神不太正常，那是因为公众和媒体带来了心理压力。但我们之所以选择足球是因为它是我们的文化、回忆、童年的一部分。足球就像是“蒙娜丽莎”或罗马斗兽场。“足球疗法”的价值在于让他们融入社会。

星期日：你们的病人是经过挑选的吗？还是只要他们愿



上图：坐在长椅上的卢卡·阿内，这张照片成为了《为足球而疯狂》DVD封面。

左图：贝内代托·基里诺



我们松了口气。这些家伙非常幽默，他们是最先拿自己的病情开玩笑的人……

星期日：拍这部记录片困难吗？你们花了多少时间？
特伦托：拍摄大约用了8、9个月，我们整个赛季都跟着球队，然后又花了3、4个月剪辑……非常艰苦，有些事情比较困难，特别是经济方面，不过我们坚持下来了。

星期日：为什么片子叫“为

足球而疯狂”？

特伦托：这个名字是我们和鲁洛一起取的。我们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觉得不必隐藏这些词背后的意思。我们努力做的是反抗对精神疾病的歧视。就像鲁洛在片中说的：我们必须明白“有精神疾病的人并不是一直都在发病。疾病并没有完全笼罩和消灭他。疾病在病人体内，而他必须受到帮助来处理它……”拉法里和其他精神病学家的工作让社会重新接纳患病人士。而足球是个伟大

的“媒介”，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个真正反歧视的名字。

星期日：队员们有没有为片名感到不高兴？你知道，“疯狂”一词容易让人想到精神疾病。
特伦托：我们当然和他们讨论过这个名字。我想说，他们对这个名字感到很开心，我们是共同做的决定。很显然，如果我们试着经常更新影片网站的pdf版本寄给我，我会在上面弄个中文页面。然后我们会看到……合约？

星期日：他们喜欢这部片

子吗？

特伦托：是的。有些人甚至看了大约20遍。在DVD版本中，我们访问了他们，问他们片子怎么样。他们都说：“我看了好几遍”、“我爱这部片子”、“你们干得太棒了”。法劳尼——过去的总统保镖，现在的诗人——说：“这很棒。闪烁着我们毕生追求的人性光芒。”

为了表明这段经历对我们来说有多深刻，我想告诉你一个故事。前些日子，BBC广播电台在球场上对影片作简短报道，当时基里诺说的话打动了我。我们问他，觉得自己生病后最糟的一点是什么。他说：“我时常听到声音，但这不是最糟糕的，我能够处理它，即使他们真的很吵……我真正不喜欢的是……这些年来我感觉自己像个……像个孤岛，我碰到的所有人都和我保持很远的距离，我无法够到他们。”然后他看了看我，把手放在我肩上，继续说：“但这个家伙来了……一开始我很担心，担心摄像机和所有的事情，但后来……后来我……我感到他就像是一座桥梁，一座伸向我的桥梁。”然后他拥抱了我。相信我，当时我快哭了。

星期日：我们的读者怎么才能看到你们的记录片？你们打算过在中国放映吗？

特伦托：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在国内上映，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不认识任何中国电视或电影发行方面的人，所以也许要靠你们帮忙了……呵呵，开玩笑。我们是共同做的决定。很显然，如果我们试着经常更新影片网站的pdf版本寄给我，我会在上面弄个中文页面。然后我们会看到……合约？

星期日：你们喜欢足球吗？会和病人一起踢球吗？

鲁洛：我们非常喜欢足球……我们和病人一起踢球，和他们一样“为足球而疯狂”。最近我们嘉比安队和另一个精神病人足球队打了比赛。我们输了0比5。

星期日：听说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精神病人足球队。现在有特殊奥运会，你们希望今后有特殊世界杯吗？布拉特先生(国际足联主席)知道你们的故事吗？

鲁洛：我想足球对我们病人的好处在于，它代表了在经历一段有精神问题的痛苦时光后“回归生活”。如果能组织一个世界杯，比较对精神问题不同的社会心理治疗方法，那确实很好。我们希望布拉特能很快知道我们的故事，因为其中包含了运动和足球真正的价值。国际足联已经联系我们，要为我们拍个电视节目。

星期日：你们认为队员里谁能参加意甲的？

鲁洛：我们的队员球技非常好，有些曾在甲级俱乐部的青年队踢过球。我认为意大利甲级俱乐部中产生精神问题的球员也许可以和我们一起踢球，等他康复后再回到意甲。

星期日：我听说你们获得



影片镜头：桑德罗和队友们在半决赛赢得了关键性的一球

《为足球而疯狂》(Matti per il Calcio)的影片片段可以在<http://www.mattipericalcio.it>看到